

第一章 郡主的戀愛煩惱

穿過跨院，前面便是一道垂花門，入得門中，繞過一座影壁，還要穿過遊龍似的長廊，這江靖王府，遠比鞠清子想像的要大得多。

「我對妳說的話，妳可記住了？」姑母周鞠氏回過頭來，悄悄道。

「記下了。」鞠清子道：「江靖王爺是當今皇上的堂兄，本來是侯爺，年前才封了郡王，王爺膝下無子，只有一位郡主，皇上賜號高蘭。」

「不錯。」周鞠氏點了點頭，「郡主平素脾氣大了些，畢竟身分尊貴，等會兒見她，若受了什麼委屈，妳得好生忍著。」

鞠清子點點頭道：「姑母放心，我們不過是來賣首飾的，賺銀子要緊，受點委屈不打緊。」

「妳從小也是嬌養著的，怕妳一時面子掛不住。」周鞠氏歎氣道：「這樁買賣若做成了，我也放心妳今後自己出來營生。」

鞠清子低頭不語，心下倒是一片平和，她哪裏還是從前的那個鞠清子呢？姑母這份擔心怕是多餘了。

說起來，從前的鞠清子也是苦命，本是大戶人家出身，無奈家道中落，父母雙亡，好不容易嫁給娃娃親的相公，不料婚後未滿半年，相公就另覓新歡，藉口她脾氣不好，一紙休書將她送回娘家。

她娘家根本不剩什麼人了，幸好有個守寡的姑母還願意收留她。

姑母的夫家姓周，這些年來，做的是「賣婆」的營生。

顧名思義，賣婆就是走街串巷賣東西的女人。不過，鞠家好歹當年也是京中大戶，周鞠氏當過幾天千金小姐，倒不至於像尋常賣婆那般奔波，她一般只到相熟的富貴人家裏做生意，賣的多是上等的珠寶首飾。比如這江靖王府，一般的賣婆可進不來，高蘭郡主向來刁剔，一般的貨物入不了她的眼。

「周家嬸子來了？」遊廊盡頭便是高蘭郡主的暖閣，門前站著一排僕婢，為首的嬸嬸看到周鞠氏，招呼道。

「董嬸嬸。」周鞠氏立刻堆起笑臉來。

「快進去吧，郡主才用了午膳，還沒小憩，這會兒正喝著消食茶。」董嬸嬸道：

「妳現在進去正合適。」

周鞠氏點點頭，一把拉過鞠清子介紹，「這是我親侄女，帶她來見見世面。」

「哦，」董嬸嬸將鞠清子上下打量了一番，「模樣還挺周正，斯斯文文的。」

「多帶了個人來，不知郡主會不會怪罪？」周鞠氏頗不放心。

「不打緊，只叫妳侄女站在一旁，別多話就行。」董嬸嬸道。

「聽見了嗎？」周鞠氏連忙對鞠清子囑咐，「一會兒乖巧些。」

鞠清子當下點了點頭，老老實實地保持緘默。

「郡主今日心情可好？」周鞠氏又問董嬸嬸。

「唉，還不是那樣，表面上也沒什麼，就是心裏不太痛快。」董嬸嬸歎了一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周鞠氏凝眉，「聽聞郡主才與雅侯爺定了親，怎麼就不痛快了？」

「噓——」董嬸嬸連忙輕聲道：「這說來話長，以後慢慢敘吧，咱們先辦了正

經事。」

周鞠氏不敢再多問，便帶著鞠清子隨董嬈嬈進屋去，一旁自有丫鬟打起暖閣的簾子。

眼下已是深秋，屋裏點了炭火，熏著蘭花香，鞠清子只覺得身子頓時暖融融的，呼吸間說不出的舒坦，果然富貴人家懂得享受。

一個妙齡少女像貓一樣半倚在臥榻上，懶洋洋的，身上披著輕軟的短襖，白裘配著金線鑲了一圈領邊，這般奢華的打扮，想必她便是高蘭郡主。

她打著呵欠，喝著一碗羊奶，看到鞠清子等人進來，她將碗擱下，用絲製的帕子抹了抹嘴唇。

「郡主，周家孀子來了。」董嬈嬈上前稟報道。

「今兒帶了些什麼好東西？」高蘭郡主對周鞠氏道。

「幾支簪子，皆是點翠的工藝，純金底子，鑲了紅寶石的。」周鞠氏趕緊答道。董嬈嬈捧過鞠清子手裏的首飾盒，遞到高蘭郡主面前，高蘭郡主似乎興趣不濃，只淡淡地看了一眼。

「哦，翠鳥的羽毛做的吧。」高蘭郡主道：「我看京中好些貴夫人都戴過，顏色倒在其次，只覺得太老氣，還有別的吗？」

周鞠氏答道：「回郡主，最近也沒什麼新款式，這點翠簪子是最時興的了，郡主若看不上眼，下回民婦再給郡主物色別的。」

「周孀子，最近妳做生意怎麼這般懈怠？」高蘭郡主蹙了蹙眉，「若再這樣，下回也就不必再來了。」

誰也沒料想到郡主竟生起氣來，大概是在別處鬧了不痛快，藉機撒氣吧？鞠清子不禁憶起方才董嬈嬈說高蘭郡主訂婚的事。

周鞠氏與董嬈嬈當場愣住，不知該怎樣接話，一時間，屋裏的氣氛有些緊張。

鞠清子忍不住道：「郡主，這點翠的首飾還是可以收藏一兩件的。」

此語一出，周鞠氏與董嬈嬈都慌忙地望著她，分明方才叮囑了她不要多語，她竟膽敢插嘴。

「妳是何人？」高蘭郡主這才注意到鞠清子，抬眼瞪著她。

「回郡主，這是民婦的侄女。」周鞠氏連忙道：「因民婦近來身體不好，想帶她出來見見世面，日後民婦走不動了，可由她接替……她不懂規矩，還請郡主恕罪！」

高蘭郡主擺擺手，沒多理會她，依舊盯著鞠清子，「妳倒是說說，這點翠的簪子好在哪裏？本郡主為何要收藏？」

鞠清子鎮靜道：「回郡主，點翠的簪子市面上雖有許多，但都不及這般品相。郡主請看，它的翠羽不只普通的藍色，還有蕉月色、湖色，藏青色，由淺到深，絲絲融洽，且色澤均勻，從正面、側面看皆熠熠發亮，極是難得。」

聽她這般說來，高蘭郡主有些訝異，就連周鞠氏與董嬈嬈也怔了怔。

高蘭郡主撇撇嘴道：「就算品相不錯，也只是點翠罷了，我嫌它老氣。」

「這翠鳥如今不太多了。」鞠清子道：「民女鄉下有個表叔從前一天能獵五、六十隻翠鳥，如今十天半個月也不過獵得幾隻，再往後恐怕此鳥就要絕跡了。」

「哦？」高蘭郡主直起身子，「這話可當真？」

「郡主若不趁現在收藏些品相好的點翠簪子，日後怕是沒有了。」鞠清子點頭答道：「就算自己不戴，留著送人也好，比如送給京中的長輩、宮裏的娘娘，大概她們都會喜歡。」

高蘭郡主顯然被說服了，那神色頃刻有了變化，沉默之後，她道：「周嬭子，妳這侄女倒是挺會說話的，看樣子，像是讀過書的？」

周鞠氏連忙道：「回郡主，我娘家本有些家底，這孩子從小嬌生慣養的，不懂規矩，她若說錯了什麼，還請郡主海涵。」

「她說的倒不錯，這些簪子都留下吧。」高蘭郡主答道。

周鞠氏與董嬭嬭霎時大為驚訝，但也顧不得發愣，周鞠氏一把拉過鞠清子施禮謝恩。

高蘭郡主吩咐身邊的婢女道：「秋月，替我把這首飾盒子放到櫃子頂層去。」叫秋月的婢女彷彿沒聽見，仍然出神地站著。

「秋月！」高蘭郡主不由微愠道：「想什麼呢？這幾天叫妳做事總是裝聾！」

秋月這才反應過來，哆嗦道：「請郡主恕罪……」

「妳究竟怎麼了？」高蘭郡主瞧著她，「怕不是妳家男人又出什麼事了？」

鞠清子這才訝然發現，原來這婢女是個已婚婦人，瞧著年紀尚小，都讓人忽略她其實梳了婦女樣式的髮髻。

「回郡主……」秋月忽然聲淚俱下的道：「他最近常在家裏發脾氣，昨兒還把孩子給打了，郡主妳可要替我做主啊……」

「竟有此事？」高蘭郡主頓時義憤填膺，「妳把他給我叫過來，看本郡主怎麼收拾他！當初就叫妳不要嫁給他，妳偏不聽，現在居然還打孩子？這可是你們的第一個孩子，而且是個兒子，他有什麼不滿意的？」

「郡主！」一旁的董嬭嬭忽然重重咳嗽了兩聲，提醒道：「秋月家那位，是雅侯爺府上的人，怕不該由我們來教訓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？雅侯府上的人欺負了江靖王府裏的人，我就不能動了？」高蘭郡主厲聲道。

「郡主剛與雅侯爺訂親，這下兩府的關係……不好鬧得太僵吧？」董嬭嬭為難道。

「偏要鬧僵才好！」高蘭郡主賭氣道：「主子欺負人也就罷了，奴才也一個德行！難道我們江靖王府是好欺負的嗎？」

四周一片僵冷肅殺之氣，鞠清子與周鞠氏站在一旁，覺得甚是尷尬。

鞠清子又沒忍住，輕聲開口道：「殺首子啊——」

「什麼？」

她這話說得雖輕，可屋裏的人都聽見了，均是一片迷惑的神色。

「妳剛才說的是什麼意思？」高蘭郡主好奇道。

「男人對於自己的第一個兒子通常都是十分寵愛的。」鞠清子清了清嗓子道：「若是任意打罵，那只能說——這相當於遠古時的殺首子。」

「什麼叫做『殺首子』？」高蘭郡主瞪大眼睛。

「遠古時期，某些部落皆是先孕後婚，如此一來，男人便擔心第一個孩子不是自己親生，於是有殺首子的習俗。」鞠清子解釋道：「敢問秋月姊姊是否先有了身孕，才成的親？」

此言令四下一驚，秋月的臉色頓時紅了又白，支支吾吾道：「妳、妳怎麼知道……」

「所以妳相公才待孩子不好。」鞠清子篤定的說。

「難道他懷疑這孩子並非他親生？」秋月淚流滿面，「天地良心，可以滴血認親啊！」

高蘭郡主在一邊道：「孩子長得跟他爹一模一樣，他怎能不認？」

「長得一不一樣、滴血能不能融，其實都不重要。」鞠清子繼續道。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眾人越聽越糊塗。

「說到底，問題應該出在秋月姊姊身上。」鞠清子看向秋月，「敢問秋月姊姊，妳平素裏，是否時常對妳相公頤指氣使，在家裏也十分跋扈呢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高蘭郡主不以為然，「秋月一向低眉順目的，脾氣好得很。」

然而秋月卻目光閃爍，彷彿鞠清子戳中了她的祕密。

「回郡主，」鞠清子道：「民女只是猜測，通常婢女嫁人之後，若配了別府的小廝，自然是跟去相公家做活，但秋月姊姊仍然留在郡主身邊，所以民女猜想，秋月姊姊在家中多少有些地位。」

「我……」秋月終於結結巴巴地開口，「我有時候對他……確實說了些狠話。」

「比如呢？」鞠清子追問：「是否說過，你好沒出息之類的話？」

「這也不算什麼吧。」秋月這話等於承認了，「兩口子吵架這些都是尋常話，他若真有本事，早該在外面置辦宅院，接我出去享福了。」

「對啊，他男人是沒什麼出息，還說不得了？」高蘭郡主也道。

鞠清子輕輕歎了一口氣，許久方道：「秋月姊姊，妳若想再繼續跟妳相公過下去，這些話就別說了，該體諒他的辛苦，多加勉勵才是。」

「我也不是真的嫌棄他，」秋月急道：「不過說說而已。」

「所以今後這話千萬不可再說了。」鞠清子語氣鄭重地說：「妳試著與他溫柔說話，叫他帶孩子出門去玩玩，比如逛逛廟會什麼的。」

「他哪裏肯帶孩子去玩？」秋月歎一口氣，「不打不罵就不錯了。」

「妳就說，兒子很羨慕別人家的爹爹帶他們去逛廟會，兒子心裏很想親近他這個爹爹。」鞠清子勸說，「試一試吧，若這法子不靈，再從長計議。」

秋月半信半疑地瞧著她，高蘭郡主也從旁投來質疑的目光，鞠清子心中卻是篤定的。

只是看著這兩人的眼神……唉，她不該多管閒事的，誰叫她一時職業病犯了昵？

半個月前，她還不叫鞠清子，她是鞠倩倩，生活在遙遠的未來。

她在現代頗有名氣，因為她常寫一些探討兩性關係的書。在書裏，她教女孩子如何談戀愛，如何讓一個男人死心塌地愛上妳、娶妳。

像她這樣的作家有很多，但大多沒她這麼出名，因為她有一個非常有錢，而且帥氣的未婚夫，所以女孩們對她很信服，覺得只要遵照她書中所教的方法，就能同樣得到上市公司總裁的傾心。

大家都叫她情感專家，然而只有鞠倩倩自己知道，她的未婚夫待她並非像世人以為的那樣專一，他是愛她的，也很想娶她，但他還會愛別的女子。

鞠倩倩覺得非常痛苦，好幾次都想跟他分手，然而分了手，她失去的就不只是愛情，還有她的事業；分了手，她的粉絲都會覺得，她這些關於兩性關係的論點都是騙人的，她的名聲將受到重挫，她該怎麼辦？

那天晚上，她獨自開車出門，想找個地方冷靜地想一想，卻遇到了車禍……

醒來的時候，她便來到了這裏，這個叫做蕭國的地方，她變成了鞠清子，一個被丈夫休離的棄婦。她只能苦笑，為什麼別人穿越時空能變成公主、郡主、官宦千金，而她，只是一個貧窮的棄婦？

她想，她在這裏應該不會待得太久吧？也許這只是一場惡夢，很快她就能醒來。所幸，當一個賣婆倒不算太吃力，在現代她見識過不少奢侈品，對珠寶首飾也很在行，這承蒙她曾經有一個送她各種名牌禮物、帶她出席各種時尚活動的未婚夫，這一刻，她覺得自己該感謝他。

「清子——」周鞠氏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沉思，「董嬪嬪來了，快出來見一見。」

「哦……」鞠清子連忙回答，「來了。」

她打起簾子，看到董嬪嬪已然坐在廳堂裏，桌上放著一大堆禮物，周鞠氏正樂不可支。

「清子，妳看，這些都是董嬪嬪帶來的。」周鞠氏興奮道：「還有宮裏的點心呢。」

「嬪嬪費心了。」鞠清子不禁有些錯愕。

「點心是郡主叫老身帶來的，她不喜歡吃甜食，偏偏皇后娘娘賞了許多蓮心酥，擱著也浪費。」董嬪嬪答道。

鞠清子越發覺得奇怪，「東西貴重，留在王府裏賞給哪個下人都好，何必賞給我們？」

董嬪嬪解釋道：「秋月打小就服侍郡主，是郡主跟前第一得意人，這段日子虧得鞠娘子妳的指點，她和她家相公如今竟變得和美起來，著實讓人詫異，郡主這是在替秋月感謝鞠娘子呢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周鞠氏笑道：「我也詫異呢，怎麼郡主特意派您老人家送了這麼多好東西來。」

鞠清子欠身道：「郡主客氣了，其實我沒幫上秋月姊姊什麼，我說的那些話、那些道理，秋月姊姊肯定早就懂得了。」

「道理自是懂的。」董嬪嬪道：「其實我也勸過她好多回，要她收斂收斂自己的脾氣，可她偏偏不聽，鞠娘子，妳說怪不怪，怎麼妳的話她就聽呢？」

鞠清子笑道：「大概因為我是外人，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吧。」

「鞠娘子真是謙虛，」董嬪嬪道：「老身只覺得從妳這裏能聽到許多新詞兒，一聽之下，豁然開朗。」

她傳授的是理論，凡事從理論的角度探討，眼界一下就能提高，再多的煩惱也變得渺小。

「所以說，我是外來的和尚嘛。」鞠清子依舊謙虛地道。

「說正經的，」董嬈嬈忽然換了神色，「郡主交代了一樁正事，叫老身來請教鞠娘子。」

鞠清子不由一怔，「郡主有事儘管吩咐，用『請教』兩個字太嚴重了。」

董嬈嬈猶豫了片刻，彷彿在斟酌詞句，而後方才說道：「鞠娘子應該也知道郡主訂親之事……」

鞠清子頷首，「聽聞是皇上親自賜婚，京中頗為轟動。」

關於高蘭郡主的事，不說那日在江靖王府聽到了隻言片語，姑母這些日子也對她說了不少，其中自然有這些八卦新聞。

董嬈嬈道：「雅侯爺是皇后娘娘的表外甥，從小就生得清俊無比，被喻為天下第一美男子，咱們郡主啊……」她歎了一口氣，「自小對雅侯爺就傾慕得不得了，如今到了及笄之年，便不顧女孩子家的矜持，親自去請皇上賜婚，也因此招了許多閒言碎語。」

「郡主如此勇敢值得欽佩。」鞠清子道：「婚姻大事，自己滿意就好，不必太顧及旁人的說法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董嬈嬈忽然變得有些難以啟齒，「雅侯爺似乎不太同意這門親事，一直不肯領旨。」

「怎麼？」一旁的周鞠氏先吃了一驚，「還沒領旨嗎？」

「是啊，冒著犯上的罪責，那雅侯爺就是不肯領旨。」董嬈嬈不由搖頭，「偏他又是皇后的娘家人，皇上與皇后的恩愛是出了名的，皇上也沒責罰……只是苦了郡主，這訂婚的消息早傳遍了，若被世人得知是她一廂情願那可怎麼得了？」

鞠清子靜靜地聽著，不由問道：「侯爺可是有什麼顧慮？」

「不太清楚……」董嬈嬈皺著眉頭，「按說，郡主的相貌不差，兩府的門第也相配，他為何偏不願意呢，會不會是因為他覺得郡主脾氣不太好？」

鞠清子微微一笑，心下大概猜到了幾分。

董嬈嬈終於道出來意，「鞠娘子，郡主看妳這段日子指點秋月甚是有效，也想向妳請教一二，該如何讓這門親事妥當才好？」

「這倒有些難了。」鞠清子頗苦惱。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董嬈嬈不解。

「我沒見過雅侯爺，哪裏知道癥結所在呢？」鞠清子道。

「可妳也沒見過秋月的夫君，卻能說出個八九不離十。」董嬈嬈道。

鞠清子解釋，「秋月姊姊的事情畢竟比較簡單，她與她夫君已成親有子，可郡主這件事，八字還沒有一撇呢。」

「這……」董嬈嬈也不由為難了，「這可怎麼辦？郡主交代老身，好歹要討個說法回去。」

鞠清子擺擺手安撫道：「嬈嬈，您也別急，容我想兩天，這麼難辦的事，終歸要

讓我想一想吧？」

「好，好，」董嬾嬾連聲道：「那就過兩天再說。鞠娘子，我們郡主不會虧待妳的，若妳真能想出好法子，今後妳府上這生意，怕是一輩子也不愁了。」

「她會好好想的，會的。」周鞠氏連忙代為答道：「嬾嬾，妳放心，我這侄女主意多著呢。」

鞠清子頗無奈地看著姑母，呵，看來她是沒有退路了，為了生計，再難的事也得去辦。

不過，她心中倒有幾分好奇，所謂天下第一的美男子到底長什麼樣？為何他要冒著抗旨的風險拒婚？難道真的就因為高蘭郡主脾氣不好？

若只是這個原因，她該如何教高蘭郡主改改性子？

鞠清子發現，她似乎職業病又犯了……她真是閒不住，不論古代、現代，她就喜歡研究男女關係，替人指點迷津。

可惜實際上，她自己的感情生活，卻是一團亂麻。

第二章 初遇雅侯爺

鞠清子覺得，她應該先見一見那位鼎鼎大名的雅侯爺，心裏才多少有些底。

可是像這樣的人物，哪裏是她想見就能見的？皇后娘娘的表外甥，天下第一美男子，連皇上賜的封號都這麼特別，單一個「雅」字，就知他的氣質。

在鞠清子的理論中，男人分為三種——

第一種，是霸道總裁型的，這種男人很有錢，但也很自我，優點是工作勤奮向上，生活中不會虧待女人，但也不會給女人提供太多的情緒價值，總是拿錢來彌補，一般他們都有多偶傾向，就像她曾經的未婚夫。

第二種，是小白臉類型的，懂得說甜言蜜語，懂得討好女人，但他們一般沒什麼錢，甚至會花女人的錢，這種男人也很花心，或者說，因為極端利己而沒什麼心，社會新聞裏的感情騙子一般就是這種人，富太太養的小狼狗也多是這類型。

第三種，是宅男型的，老實木訥，不擅言詞，不懂交際，沒有很多錢，但也不會太窮，他們對女人一般很專一，不會花女人的錢，會盡全力去供養老婆，這種男人似乎是最值得嫁的，但他們因為太木訥，一般不會讓女人產生太多的好感，所以就算女人覺得這個類型很安全，也未必會選擇他們。

過去，鞠清子的臉書上每天都有大量粉絲給她留言，詢問各式各樣關於感情的問題，她每天大概會抽十個人來回答，這三類男人是她通過成千上萬的真實例子總結出來的，她把他們叫做「棒子」、「老虎」、「雞」，同樣女人也能如此分類。

棒子，就是木訥的宅男。老虎，即威武的霸道總裁。雞，是巧舌如簧的小白臉。棒子能打老虎，有錢的總裁雖能搶走沒錢宅男的女朋友，但沒錢的宅男如果有一顆真誠的心，也可以娶到曾經被有錢總裁傷過心的女孩。

但有很多讀者反對她這套說法，因為人是複雜的，不能一概而論，鞠清子承認，有的男人身上這三種特質都有，比如他很有錢，他很會討女人歡心，但他又很專一，然而那是異類，是非常難得的。

女人這輩子大多數能遇到的，只有單純的棒子、老虎、雞而已。

「清子。」周鞠氏送走了董嬾嬾，回到屋裏，欲言又止地道：「姑母知道這次的事為難妳了，可妳若辦成了，將來咱們就不愁生計了。」

「當務之急，我想見一見這位雅侯爺。」鞠清子答道。

周鞠氏道：「聽聞過幾天侯爺或許會去江靖王府裏拜訪，到時候叫董嬾嬾帶妳入府一見？」

「不，」鞠清子搖頭道：「並非見一面就行了，最好能說上幾句話。」

周鞠氏連忙搖頭道：「妳這也太異想天開，人家堂堂侯爺，哪裏是妳能說得上話的？況且當著郡主的面也不能啊。」

「那就不在江靖王府上……」鞠清子尋思道。

「那能在哪兒？」周鞠氏一怔。

「姑母，妳把秋月姊姊悄悄叫出來，請她問問她相公侯爺平日的行蹤，或許可以碰巧在街上遇見，藉機說上幾句話。」鞠清子道：「秋月姊姊既然感激我們，應該會幫忙的。」

「對啊！」周鞠氏恍然大悟，「應該可行。」

鞠清子微微一笑，慶幸自己還算有幾分機智。

周鞠氏忙道：「我這就去辦，郡主的事可耽誤不得！」

等周鞠氏去了，鞠清子便在心中籌謀，若真見了雅侯爺該如何說話、如何行事，如何判定他的心思……

天快黑的時候，周鞠氏終於回來了，滿臉笑意，告訴鞠清子最近雅侯爺常在京郊古玩街一帶流連，這是一個不錯的邂逅機會。

鞠清子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告訴自己要拿出身為情感專家的專業態度來，切勿因為驚慌忐忑而誤了事，但她心裏終究有些惶恐，畢竟從前就算說錯了話、判斷有失，也不過是被網友嘲諷質疑兩句，而這一次，則關係到她和姑母今後的生計。她得謹慎。

京郊的古玩街是一個有趣的地方，在這裏有可能用很少的錢買到價值連城的寶貝，但也有可能花了一大筆錢，到手的卻只是低劣的贗品。

鞠清子發現，窮人喜歡這裏，因為這裏充滿了機會，彷彿一片灰茫茫的人生忽然有了希望，而富人喜歡這裏，因為這會讓他們本來無聊的人生，忽然有了冒險的樂趣。

不過到這裏來的通常都是男人，不奇怪，男人喜歡冒險，而女人喜歡安逸，所以女人一般不太會到這裏來。

鞠清子在這裏轉了幾天，大概熟悉了一下四周的環境，比如哪裏是賣玉器珠寶的、哪裏是賣字畫瓷器的，也跟各家的老闆攀談了兩句。

聽秋月說，雅侯爺最近想買一尊玉觀音，所以經常到古玩街溜達，不過這也奇怪，按理說，他大可請人用上好的白玉雕一尊觀音，何必跑到這裏來費心尋覓舊物？她倒未曾聽聞哪朝哪代有過什麼出名的古玉觀音，何況佛像需虔誠敬仰，一般人

也不敢用來炒作。

「姑娘，想買點什麼？」

鞠清子走累了，正想歇一歇，忽然一旁的舊貨攤上有小販笑著招呼她。

「就隨便瞧瞧。」鞠清子亦莞爾道。

目光輕輕掃去，居然瞥見這舊貨攤上有好幾尊觀音，有玉琢的、有瓷塑的，皆是工藝極細緻之作。

「咦？」鞠清子忽然驚訝地低呼一聲，不由得蹲下身子。

她發現一只木匣子裏僅躺著一個觀音頭，彷彿是被打碎了，身子不知去了何處，只留容顏，瞧著甚是遺憾。

「姑娘，這可是個好東西。」那小販道：「妳能瞧見，也是緣分。」

「單單剩個觀音頭，怎麼還是好東西？」鞠清子覺得小販想騙她，「就算是用香火供起來，也不敬吧？」

「這確實是塊上好的古玉，白透無瑕。」那小販依舊殷勤地道：「姑娘，妳拿回去雕成別的什麼物件都是賺了。」

「那就更不敬了。」鞠清子忙擺擺手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、罪過。」

小販猶不死心地勸說：「姑娘，觀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，不會拘於這世俗法相，她會體恤我們窮人家的。」

這話倒是說得不錯，從前她跟隨未婚夫去拜佛，也有高僧說過「不要執著於法相」，難得這小販有如此想法，不過怎麼看都像是在騙她。

「好吧，這東西我買了。」鞠清子忽然心念一轉，「我買了去，總比被別人糟蹋了強，要多少銀子？」

「就給十兩吧。」小販答道。

鞠清子尋思著該還還價，十兩不算少，大戶人家的丫鬟一個月才二兩月錢呢。

「等等！」

忽然，身後揚起一個急切的聲音，她怔了怔，轉過身去，就看到一張俊美無比的臉。

俊美無比？對，她一時間想不出別的形容詞，就像她曾經參加某時尚 Party 遇到的當紅明星一樣，平素在電影裏還沒覺得那麼帥，但與之面對面，真覺得有一種令人無法抵擋的璀璨奪目之感，恍如從天而降的熠熠男神。

她的心跳慢了半拍，有片刻呼吸緊促，然而就在她不經意之間，那男子已快步上前，一把將那白玉觀音頭掠到了他自己的手中。

「對，就是這個！」他驚喜道。

原來，他也看上了這個。

「老闆，這個多少錢？」那男子直問道。

「公子，是這位姑娘先來的。」小販訕笑著答道。

「哦？」那男子彷彿這才注意到了鞠清子的存在。

鞠清子微微蹙眉，心中略微不悅，分明他剛剛才從自己手裏搶走東西呢。

「價錢倒是不貴，但兩位得好好商量商量吧？」小販又道。

「你已說定要賣給她了？」男子反問道。

「倒是沒有，」小販道：「這樣吧，你們二位誰出的價錢高，就賣給誰。」

看來，這小販也是想坐地起價，挑撥他們兩人競爭。

鞠清子清了清嗓子，鎮定道：「公子，凡事總該有個先來後到。」

其實，她買不買這尊觀音頭倒是無所謂，但終歸看不得這男子的囂張氣焰，嚥不下這口氣。

「方才說這尊觀音頭是多少？」那男子連正眼也不瞧她一眼，只道：「不論多少，姑娘，我出三倍價，兩倍給這老闆，剩下一份的銀子歸妳。」

哦，這麼說，她可平白賺十兩銀子？倒也夠她和姑母幾個月的柴米錢了。不過，她還真不想為五斗米折腰，眼前的男子讓她想起了從前的未婚夫，十足的霸道總裁樣。

鞠清子故意反問道：「若我不答應呢？」

「為何？」她這話倒讓男子有些訝異，「白白賺了銀子，何樂不為？」

鞠清子答道：「觀音像是聖物，我以虔誠之心敬奉，若為金錢所動，只怕內心不安。」

「哦，姑娘信佛？」男子不由一怔。

「不論信與不信，心懷尊敬總是應當的。」鞠清子答道。

「姑娘可是成親了？」

男子突如其來的問題，讓她頗為意外，鞠清子愣了愣，「公子……何出此言？」她今日做的是少女打扮，未挽婦人髮髻，怎麼會被別人看出她曾為人婦？

「姑娘可知這是一尊送子觀音？只有出了閣的女子才會拜此觀音像。」

「送子觀音？」男子的答案讓她越發錯愕，鞠清子瞪大眼睛，「這……如何能看出？」

送子觀音皆懷抱小娃兒，但這只一個觀音頭而已，他何以斷定？

「因為這觀音的身子就在我家。」男子答道。

「在公子家？」鞠清子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忍不住追問：「所以，這原是公子家的東西？」

「這本是我表姨的東西。」那男子答道：「幾年前不慎被我打碎了，心裏總是不安，本想把它修補好，送還給表姨，不料這觀音頭卻被下人弄丟了，我在這古玩街尋覓了許久，希望能失而復得，今日彷彿是菩薩賜予的機緣——姑娘，妳就不要再跟我搶了。」

鞠清子心裏的火氣頓時沒了，覺得對方如此有誠意，她不該再繼續刁難，但也覺得說話的確是門學問，若方才這男子就語氣軟和些，她也不至於跟他槓上。

她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如了公子的願吧。」

「姑娘，我該付妳多少銀子？」那男子微微一笑，「老闆，你方才開價是多少？」

他那張俊美的臉配上如此明朗的笑容，彷彿雨水洗過的天空一般，讓鞠清子不由貪戀地多看了幾眼。

「十兩。」那小販疑惑地問：「公子，你真打算出三十兩嗎？」

鞠清子連忙道：「不，我分文不取，既然決定相讓，我就不該讓公子多加破費，心存善念，也算禮了佛了。」

「姑娘竟如此想？」那男子顯然沒料到她這般高潔，緘默片刻之後，方道：「罷了，總提銀子倒顯得俗氣，來日若有機緣，我一定會另找他途酬謝姑娘的。」來日？他們還有見面的機會嗎？想來不過人海茫茫中匆匆一面，便緣盡了吧？但鞠清子倒是心懷喜悅，做了一件好事，見到了這麼俊美的人，今日，的確是陽光明媚的一天。

對了，她到底是來這兒幹什麼來著？哦，邂逅雅侯爺……彷彿，她早把這目的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雅侯爺那「天下第一美男子」的稱呼估計名不副實，眼前的男子俊美無比，應該不會比雅侯爺差到哪裏去吧？

秋月的相公說，雅侯爺乘坐的馬車上懸掛著一盞彩色的琉璃燈，因為每當趁著夜色回府的時候，他喜歡看到路面被照得流光溢彩的，所以，她該先仔細觀察這附近的馬車？

「姑娘，我並非說說而已。」那男子見她在恍神，以為她有所疑慮，又道：「妳將來若遇到難處，只須到西仁街來找我就成。」

鞠清子回過神來，問：「公子家住在西仁街，敢問是哪一家呢？」

他卻笑了，「西仁街只有一戶，便是我家。看來姑娘對京中情形不是太熟悉啊，怎麼，剛從外地來的？」

「西仁街？！原來……是雅侯爺！」小販先一步領悟過來，頓時大叫，緊接著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，誠惶誠恐道：「小的拜見雅侯爺，侯爺恕罪……這銀子小的萬萬不敢多拿，請侯爺收回！」

雅侯……他、他就是雅侯奚浚遠？鞠清子只覺得整個身子都僵了，如作夢一般分不清現實或幻境，只瞪著目，整個人如遭雷擊似的，雙肩不斷顫抖著……

「給郡主請安。」

依舊是這間暖閣，依舊是懶洋洋的午後，屋裏熏著蘭花香，不過這一次高蘭郡主卻正襟危坐，彷彿在早早等待鞠清子的到來。

這一次，並無姑母的陪伴，鞠清子由董嬈嬈引著隻身來此，而高蘭郡主也屏退了左右，只留下秋月和董嬈嬈在場。

秋月見了鞠清子，亦是微微一拜。

「妳可算來了。」高蘭郡主開口道：「總是推三阻四的，本郡主還當妳不會來了。」

「此事重大，民女也得好好斟酌，否則誤導了郡主，豈不是罪過？」鞠清子垂眸道。

高蘭郡主不再與她拐彎抹角，「我都聽秋月說了，妳教她的那些法子甚是管用，如今她與她家相公已不大爭吵了。」

「多虧了鞠家娘子。」秋月連忙道：「鞠娘子，郡主這裏的為難事，還望妳再幫

幫忙。」

鞠清子道：「這幾天我也打聽了一二，想多瞭解些雅侯爺的為人，如此才能更好地為郡主解決疑難。」

「哦？」高蘭郡主不由緊張地追問道：「打聽得如何？他到底為人怎樣，可曾到煙花柳巷尋歡作樂？」

「這個……京城中的貴公子多少都出入過這些煙花之地吧？」鞠清子不由笑了，「這倒不足以品鑒為人。」

「這還不重要？」高蘭郡主揚聲道：「他若是個登徒子，本郡主何必稀罕他？」

「京城的風氣如此，有時候只是為了應酬，郡主不必太過介懷。」鞠清子轉而說起正事，「民女那日倒是在古玩街上巧遇了雅侯爺。」

「哦？」高蘭郡主不由一驚，秋月和董嬈嬈也甚是詫異。

「怎麼會這麼巧？」董嬈嬈道：「鞠娘子，妳可瞧清了，真是咱們未來的郡馬爺？」

「不只遇見了，民女還斗膽跟雅侯爺說了幾句話。」鞠清子如實道。

「你們說什麼了？」高蘭郡主幾乎急得要站起來，「妳沒對他提起我吧？」

「民女哪會壞郡主的事呢？」鞠清子解釋道：「不過想見識一下侯爺的為人罷了。」

「那麼妳覺得他的人如何？」高蘭郡主狐疑地瞧著她，「講兩三句話，就能斷定？」

「當時侯爺看中了貨攤上的東西，也不論這貨物是否已售出便硬要買下來，」鞠清子回憶道：「脾氣甚是霸道。」

董嬈嬈從旁道：「侯爺嘛，又是皇后娘娘的表外甥，這脾氣再正常不過了。」

「不過侯爺最後還是付了雙倍的銀子，好聲好氣與那貨攤上的人商量……」鞠清子繼續道：「彷彿，也是個懂禮數、與人為善的人。」

「對啊，他從小就嘴甜。」高蘭郡主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宮裏人人都喜歡他，就因為他懂得討好人。」

「又霸道，又懂得甜言蜜語……」鞠清子道：「既是老虎，又是雞。」

「什麼老虎和雞？」四周諸人皆是一愣。

「回稟郡主，民女把男人通常分為三類，棒子、老虎、雞。」鞠清子用手比劃幾下，又問：「郡主可玩過棒子、老虎、雞的遊戲？」

「哦……就是猜拳吧？」高蘭郡主立刻領悟了。

「位高權重的王孫公子，脾氣霸道的，通常是老虎。」鞠清子細細解說，「而懂得甜言蜜語，討人歡心的，就是雞。」

「那雅侯爺算哪一種？」高蘭郡主疑惑，「彷彿他又像老虎，又像雞。」

「也許是老虎的外在，雞的心。」鞠清子答道：「暫時民女還無法確定，要待日後多加打聽了。」

「嫁給老虎好？還是嫁給雞好呢？」高蘭郡主忽然問道。

「郡主說到要緊的了，」鞠清子提高聲音道：「依民女看，都不好，最好嫁給棒子，因為棒子專情，不易變心。」

「他是棒子嗎？」高蘭郡主立刻問道。

「若雅侯爺真像棒子一樣專情，又像老虎一樣用功上進，還像雞一樣懂得人情冷

暖，那可不得了，便是天下最完美的男子了。」鞠清子道。

那便是她曾經說過的「異類」了，可惜，這麼多年來，她替人分析過成千上萬的感情案例，還從來沒見過。

「我覺得他肯定是！」高蘭郡主眼中泛起無限憧憬，「鞠氏，妳繼續替我打聽，妳若想見他，倒也不難，我邀請他到府裏來，隨妳問他便是。」

鞠清子點點頭，謝過高蘭郡主。呵，這位郡主還真樂觀呢，看那滿臉天真的模樣，倒也有幾分可愛。不過，瞧這位郡主的行事作派，既有老虎的囂張，也有棒子的癡心，就是少了些雞的能言善道，一般男人是不會喜歡的。

大多數男人喜歡溫柔嬌媚的女人，哪怕她地位低些，從古到今爭著當駙馬的男人似乎並不多見，娶一個壞脾氣的「老虎」女，除非他自己是一隻「雞」。

純粹的「老虎」男遇到「老虎」女，大概會打架吧？

「鞠氏，妳還沒告訴我，除了那天妳在我面前勸解秋月的，妳後來到底教了她什麼方法？」高蘭郡主打斷了她的沉思，「怎麼這些日子，她與她相公相處得如此之好？」

「其實只是勸秋月姊姊改改脾氣，」鞠清子微笑道：「想必，郡主與董嬈嬈也勸過許多回了。」

「不過我們勸的她都不聽啊。」高蘭郡主瞥了秋月一眼，「秋月，妳倒說說，怎麼我們的話妳偏不聽，卻能聽進鞠氏的勸？」

秋月莞爾道：「那日鞠娘子把奴婢拉到後廊下，教了奴婢一番道理，奴婢本來沒想通的，聽了那番話後竟全都想通了。」

「哦？她說了什麼？」董嬈嬈道：「說出來讓老身也聽聽啊，改天說不定能勸勸我家那個兒媳婦。」

「是……怎麼說來著？」秋月回憶了片刻，「鞠娘子，我若說得不對，妳補充補充。」

「姊姊儘管說。」鞠清子笑道。

秋月清了清嗓子道：「那日鞠娘子對我講，男人喜不喜歡一個女人，願不願與她白頭偕老，除了看她的長相、家世是否與自己相配之外，還有最最關鍵的一點——相信她生的孩子是他自己的。」

「孩子？又是孩子——」高蘭郡主努了努嘴，「是不是他自己的，到底如何確定？那日鞠氏似乎說過，滴血認親什麼的並不重要。」

「對，」秋月點頭道：「男人有一種直覺，彷彿天生就知道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而相比那些驗證的方法，他們更相信自己的觀察。」

高蘭郡主與董嬈嬈露出難以理解的神色，「觀察……憑什麼？」

「說到底，就是要看這個孩子的母親是否可靠。」秋月道：「女人要做的，就是儘量給男人一種可靠的感覺，比如，善解人意、溫柔賢惠，不與別的男人來往密切，時刻表達對丈夫的崇敬與讚美，這些都會給男人可靠的感覺。」

「哦，我懂了！」高蘭郡主恍然大悟，「最近妳對妳家男人這麼好，他就覺得妳其實是個可靠的女人，所以相信兒子是他親生，再也不打罵孩子了。」

「其實他從前也沒有真的懷疑過兒子不是他親生。」秋月道：「只是我太跋扈，他心中對我反感，這才連累了孩子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高蘭郡主點點頭道：「合著我們勸妳改改脾氣，妳不願聽，鞠氏這番大道理一講下來，妳就聽了？」

「奴婢也知道自己脾氣不好，一直也想改，但有時候真的收斂不住。」秋月苦著臉道：「如今每次想發脾氣的時候，總會告訴自己，要成為一個可靠的女人，這樣想著，自然就變得溫婉了。」

「鞠氏，妳給秋月的建議真是一針見血，到時也要好好教教我。」高蘭郡主忍不住問道：「所謂可靠，除了方才秋月所說的那些之外，還有什麼？」

「想來，這還得看雅侯爺的想法吧？」董嬪嬪從旁道：「秋月的相公畢竟是平頭百姓，侯爺的要求肯定比一般百姓要高出許多。」

「來日方長。」高蘭郡主終於微微一笑，「鞠氏，妳慢慢教，本郡主慢慢學，總能學會的，明日我便托父親進宮求皇上，讓雅侯爺多到我們王府走動，安排妳跟他見上幾面。」

「是。」鞠清子頷首答道。

在心理學上，有一個詞叫做 **Paternity Uncertainty**，指的是「親子不確定性」，簡稱 **PU**。

男人不像女人，女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肚子裏的孩子是自己的，但男人永遠沒有辦法絕對確定。

女人的 **PU** 高，容易讓男人產生「這個女人的孩子不是我的」的心態，從而不會想對她的後代進行親職投資。即使在擁有親子鑒定高科技手段的現代，男性依然擁有這種本能去判斷女人，決定是否與之成為終身伴侶，並對其後代的投資。

其實鞠清子教秋月所謂的「可靠」，就是教她如何降低自己的 **PU**。

從前很多人都不明白，鞠倩倩既不是富家千金，也算不上絕世大美女，為何能成為知名上市公司總裁的未婚妻，唯有鞠倩倩自己知道，她在她未婚夫面前，一直保持非常低的 **PU** 值，這需要極多的愛、極大的忍耐，說話做事都要小心至極。高蘭郡主未必能學會她從前的那一套，因為郡主地位很高，生得很美貌，就是通常所說的「伴侶價值」很高。而伴侶價值高的人，一般不願意給別人提供情緒價值，所以都自帶高 **PU** 值。

該怎麼辦呢？這似乎是個難題，然而鞠清子此刻已無路可退，唯有硬著頭皮試一試了。

第三章 延國夫人的生辰

今日奚浚遠受皇后娘娘之托，要到江靖王府上拜訪，送高蘭郡主禮物。

誰都知道，這不過是江靖王去求了皇上，想給這兩個鬧彘的孩子多製造些相處的機會罷了。

高蘭郡主早早叫董嬪嬪給鞠清子捎了信，讓她有機會跟奚浚遠見一見。

畢竟不是第一次見面，這一次，鞠清子心境倒是平穩了許多。

她托著首飾匣子在迴廊處等候，大概等了小半個時辰，就看到奚浚遠繞過影壁，

朝她的方向走來。

說實話，自從知道他就是奚浚遠，她有些後悔不該嘲笑他那「天下第一美男子」稱號。雖然她不知道他的容貌算不算天下第一，不過，確實是她從古至今見過的最美的男子。

論禮數，見了侯爺，她該避到廊下行禮才對，不過這樣他就看不見她了，她該怎麼引起他的注意？

鞠清子靈機一動，手輕輕一鬆，首飾的匣子砰然而落，金簪子叮叮噹噹撒了一地。清亮的聲音果然讓他停下了腳步，目光停留在她的身上。

鞠清子假裝倉皇失措，俯身去撿那些金簪。

「咦？」奚浚遠認出了她，「妳怎麼在這裏？」

「侯爺？！」鞠清子抬起頭，故作驚愕狀，瞪大眼睛，「侯爺……緣何也在此？」

「真是巧啊，」奚浚遠笑道：「與妳這小姑娘忒是有緣。」

「給侯爺請安。」鞠清子叩首道：「上次得罪了侯爺，這次又驚擾了侯爺，民女真該死。」

「妳是這府裏的丫鬟？」奚浚遠卻好奇道。

「不，民女是賣婆。」鞠清子答道。

「賣婆？」奚浚遠詫異地上下打量她，「這麼說，妳真的已經成親了？」

「呃，侯爺如何這般說？」鞠清子一怔。

「一般做賣婆的都是已婚婦人。」奚浚遠道：「本侯從小到大，還從沒見過未出閣的大姑娘當賣婆的。」

「民女……確實嫁了人。」她該怎麼跟他解釋？算了，多一句不如少一句。

「真看不出來，」奚浚遠笑道：「妳這般年少，本侯以為妳還是個小姑娘。」若說現在這個身體，的確比在現代時年輕不少，但鞠清子從不覺得自己是小姑娘，或許是心態已老的緣故。

「妳已經見過高蘭郡主了？」奚浚遠瞧見她手裏的首飾匣，俯身替她拾起一支簪子，「別怪本侯說話不好聽，這樣的貨色，她是不會喜歡的。」

今天不過是來演戲的，首飾就隨便挑了幾樣，她也沒太花心思，沒想到雅侯爺會給她這樣的建議。鞠清子道：「民女還沒見到郡主。」

「趁早回去吧，另挑些好的來。」奚浚遠語氣溫和地道：「高蘭郡主若當面數落妳，我怕妳難堪。」

呵，他倒是一片好意，看來那天他說今後自己有事可以找他幫忙的話並非說說而已。鞠清子亦關切地問道：「侯爺，那尊觀音像如何了，可修補好了？」

他那日說觀音頭是要送還給他表姨的，他究竟有幾個表姨……莫非，便是送給皇后娘娘的？

「已修繕好送到宮裏去了。」奚浚遠坦言答道：「妳既已知我的身分，我便說了吧，這本就是皇后娘娘的東西。」

雖然已猜到了幾分，但鞠清子還是愣了一愣，「打碎了皇后娘娘的東西……那可怎麼得了？」況且是送子觀音，宮裏應該很忌諱吧？

「所以說，皇后娘娘待我好啊。」奚浚遠莞爾道：「那時我還年幼，什麼也不懂，皇后娘娘又正值懷太子的時候，我闖了這個禍，她卻一點也沒責備，如今就算訪遍天下，我也要完璧歸趙的。」

「皇后娘娘仁德。」鞠清子讚歎道：「侯爺你也是一片赤誠之心，但凡世間善事，菩薩終歸會成全的。」

「妳這小姑娘……妳這小娘子，倒挺會說話。」奚浚遠道。

小娘子？這個稱呼……鞠清子聽著真有些不適應，來到這裏後，人們一般喊她鞠娘子，這小娘子聽著倒挺可愛的。

「妳這些首飾高蘭郡主不會感興趣，但卻可以賣給我。」奚浚遠忽然道：「可以送給我娘。」

鞠清子一愣，呃，她賣的款式，有這麼老氣嗎？連忙道：「侯爺高義，想必是要幫幫民女，但不礙事的，這些首飾就算郡主看不上，也會有別家看上的。」

奚浚遠卻執意地道：「我是真的打算挑些東西送給我娘，她下個月要過生辰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鞠清子頗感意外，思忖片刻之後，答道：「那民女改天另挑些好的，送到侯爺府上如何？」

如此一來，她便又有機會好好調查他，何況是去他家裏，肯定能瞭解得更为深入些。

「好，」他爽快道：「那就說定了，妳找個日子，派人先知會我一聲，到時我在府中等妳便是。」

「是。」鞠清子含笑欠身道。

奚浚遠亦是一笑。

不得不說，他笑起來，彷彿繁花初綻，粲若星辰，的確耀眼得很。鞠清子覺得雙頰微燙，低下頭去，思緒也不知落在了哪裏，飄飄蕩蕩的，神遊一般……

「鞠娘子——」

正思忖著，忽然看到董嬈嬈朝她走來，鞠清子這才察覺，似乎自己在這遊廊之上已經站了好一會兒。

「侯爺剛才去見了郡主，現在已經走了。」董嬈嬈歎了一口氣，「郡主喚妳進去呢。」

「怎麼？」鞠清子聽到這語氣中似有擔憂，「郡主跟侯爺，又鬧彘扭了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董嬈嬈訴苦道：「每次見面總是吵架，也不知為什麼……」

鞠清子蹙眉，「上次不是提醒過郡主嗎？請她收斂收斂脾氣的。」

「老身也說不清楚，鞠娘子，妳自己去瞧瞧吧。」

董嬈嬈言畢，引著她往高蘭郡主的暖閣去。

鞠清子沒有多問，只是緊緊跟著，才靠近暖閣門邊，便聽見屋裏有砸碎花瓶的聲音，想來是高蘭郡主在大發雷霆。

董嬈嬈無奈地看了鞠清子一眼，鞠清子點了點頭，暗示她不必太擔憂。

董嬈嬈揚聲道：「郡主，鞠娘子來了。」

屋裏安靜了好一陣子，高蘭郡主的聲音才傳來，「進來吧。」

董嬾嬾輕輕打起簾子，鞠清子隨著她步入其間。

鞠清子上前施禮道：「給郡主請安。」

她垂眉看到滿地花瓶的碎片，上好的官窯白瓷，真是可惜了。

高蘭郡主還在生著悶氣，靠著椅背，不發一語。

「郡主這是……跟侯爺又鬧彘子了？」鞠清子小心翼翼地試探道。

「本郡主已經儘量收斂了，」高蘭郡主抿唇道：「但他還是那般，總惹我生氣！」

鞠清子想了想，道：「郡主與侯爺到底說了些什麼，可否給民女講一講？」

高蘭郡主壓下火氣，解釋道：「下個月是他母親的生日，我說要親自送些賀禮過去，他卻說不必了，他們沒打算操辦宴席，只一家人吃頓團圓飯就夠了。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不就是沒把我當成一家人嗎？妳說氣不氣人？！」

「所以郡主就發脾氣了？」鞠清子問道。

「我不該發脾氣嗎？」高蘭郡主揚聲道：「他這般羞辱我，不該發脾氣？」

「這也算不得羞辱吧，」鞠清子道：「畢竟這親事還沒定下，說起來，還算不上真正的一家人。」

「所以是我自取其辱嗎？」高蘭郡主再度氣得全身發抖，「我自輕自賤，倒貼不要臉？我活該？」

「郡主何必用詞如此激烈？」鞠清子道：「民女上次跟郡主說過，凡事要往好處想，或許侯爺府上真有什麼不方便的，所以過生日不想過於鋪張。」

「我已經儘量降『嘍』了！」高蘭郡主不滿地道。

鞠清子差點忍俊不禁，呵，PU——親子的不確定性，上次她解釋給高蘭郡主聽的時候，用了諧音詞「嘍」，高蘭郡主於是記住了。

要降低這個「PU」，想讓男人覺得她可靠，是個合乎妻子標準的好人選，首先得收斂她這飛揚跋扈的脾氣。

「郡主，這府中的樓閣有多高呢？」鞠清子忽然問道。

「什麼？」高蘭郡主一怔。

「這王府之中，最高的樓閣是哪一座？」鞠清子重複道。

「大概是東廂的觀月閣吧。」高蘭郡主解釋道：「足足有六層。」

「假如郡主在觀月閣的頂層上，而侯爺在這地面上，兩人又如何能聽清對方說了什麼、如何能說到一塊去？」鞠清子道：「唯有郡主從樓上走下來，才能與侯爺好好相處啊。」

高蘭郡主凝眸，彷彿有點明白了她的意思。

「我已經走下來了，」高蘭郡主挑眉強調道：「我紆尊降貴，早就走下來了。」

「不，郡主只是走到了第三層而已。」鞠清子耐心地道：「郡主自以為已經降了很多的『嘍』，然而，仍在高高的第三層。」

高蘭郡主愣住，陷入思忖之中。

「郡主，唯有真正走到地面上，才能與侯爺真正相遇，平起平坐地說話。」鞠清子道：「心裏憋著氣，覺得委屈，只走到第三層，雖花了功夫，但沒達到目的，這卻是白費力了。」

高蘭郡主久久沒有言語，半晌之後終於道：「妳說得有道理……妳今日見到他了嗎？」

「見到了。」鞠清子頷首，「侯爺打算從民女這兒買些首飾，叫民女送到他府上去。」

「是嗎？」高蘭郡主苦澀地笑，「他待妳倒好——待一個陌生人都比待我好。」

「屆時民女一定幫郡主打聽清楚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，侯府才不打算擺宴席。」鞠清子立刻道：「究竟雅侯爺是敷衍郡主的，還是真有隱情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高蘭郡主皺著的眉頭總算鬆開，連聲道：「妳一定要幫本郡主打探明白，事成之後，本郡主不會虧待妳的。」

鞠清子看得出這少女心中的急切，然而感情的事最最急不得。

鞠清子倒有些同情高蘭郡主，那種彷徨無助就像當年她經歷的那般……所以她願意幫她，彷彿心底驅使，即使無關利益，也願意幫她這個忙。

她就是這種愛管閒事的人，否則當初也不會在臉書上給人免費解答情感困惑那麼多年，耗費那麼多時間。

或許，在為別人解決困難的時候，她心中也會得到一點點快樂吧，這些微小的快樂，便是她助人的初心。

比起江靖王府，雅侯府的富麗堂皇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而且建築上喜歡用濃墨重彩的色澤，明瓦、紅牆，搭配滿院栽種著金黃的銀杏樹，在湛藍天色的秋季裏，給人一種濃烈的華麗感。

鞠清子將一對像冰塊一樣剔透的玉鐲子遞到奚浚遠的面前。

他拈在手中，瞧了又瞧，蹙眉道：「這不是羊脂玉？」

「這是翡翠。」鞠清子答道。

「不值錢吧？」奚浚遠隨口道：「翡翠是什麼？從沒聽說過。」

在蕭國，羊脂玉盛行，但翡翠甚少人知曉。

「侯爺別著急，請仔細品鑒品鑒，這玉究竟如何？」鞠清子莞爾道。

奚浚遠打量道：「雖不及羊脂玉溫潤，卻是色澤通透明亮，有翠色、有紫色，倒覺得像春天美景一般。」

「此種翡翠就叫做『春帶彩』。」鞠清子笑道：「王爺，你再看這一只。」

「這一只白色的底子卻有縷墨色飄在其中……」奚浚遠拿起她遞過來的另一只翡翠觀賞道：「倒覺得像潑墨畫似的。」

鞠清子點頭，「對，這個叫冰種飄花，也是翡翠中難得的極品，還有這個——」她將第三只鐲子捧過去，奚浚遠的表情彷彿越來越感興趣。

「這一只雖然不夠通透，但是滿滿的深翠色，比祖母綠寶石的顏色更濃，顯得穩重洗練，須得特別華貴之人才配得上。」奚浚遠評價道。

「對了，這是老坑滿翠。」鞠清子點頭道：「侯爺果然品味超群，這三只鐲子代表了翡翠裏的三種極品，其中特色侯爺一眼就瞧出來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奚浚遠不由有些得意，「不過，說了這麼多也沒用啊，妳這東西不夠值錢。」

鞠清子道：「現在不值錢，是因為沒什麼人知道它的存在，但民女猜測不久以後，當此種玉在市面上盛行起來，這樣的極品可就不太好尋了，因為會被別人一搶而空。」

「可萬一它盛行不起來呢？」奚浚遠反問道。

「怎麼會呢？」鞠清子笑答，「侯爺是何等人呢？你有的東西，天下人皆嚮往，若你稍稍戴一塊翡翠玉佩在身上，在京裏走一圈，大家都會好奇這究竟是什麼。若你送給皇后娘娘一對這樣的手鐲，那更不得了，天下女子都會爭相效仿皇后娘娘的。」

「妳這小姑娘……小娘子，還真聰明。」奚浚遠不禁笑了，「妳真適合做生意啊。」鞠清子暗笑，這有什麼奇怪？這在現代，不就跟找明星打廣告一樣嘛。

「只要東西確實是好東西，就算它現在不出名，將來也會出名的。」她道。

「好吧，」奚浚遠不再堅持，改口道：「這些東西我就全收了，就算我娘不喜歡，也當是我自個兒的收藏吧。」

「侯爺，」鞠清子趁機打探，「聽郡主說，她想親自送賀禮給延國夫人，恭祝夫人生辰……」

延國夫人就是奚浚遠的母親，因為是皇后娘娘的表姊，被封為一品誥命夫人，賜號「延國」。

奚浚遠只道：「哦，我已回了她，讓她不必來了，我娘沒打算大操大辦。」

「生日是一年一度的盛事，難道不當與親朋好友歡聚，圖個喜樂？」鞠清子疑惑地問：「延國夫人倒也不必如此低調吧？」

「我娘……」奚浚遠語氣忽然停頓，彷彿另有隱情，只敷衍道：「我娘近日不在府中，所以就作罷了。」

這鞠清子倒沒料到，「難道，延國夫人出京去了嗎？」

「嗯，散心去了。」奚浚遠只道。

這聽來實在蹊蹺，延國夫人的生辰將近，按規矩，京中各處肯定會派人來祝賀，皇后娘娘也會下旨恩賞，沒道理她忽然獨自出京去啊……不過，奚浚遠不願多說，鞠清子也不好再多問。

「如此，民女先告辭了。」她道：「本來奢望能見上延國夫人一面，由夫人親自挑些首飾，看來民女是無福了。」

「我替我娘挑幾件也是一樣的。」奚浚遠道：「不都把妳這些翡翠買下來了嗎，還不知足？」

「是、是，多謝侯爺，不過我們這些做賣婆的，肯定是貪心的。」鞠清子擠出笑意。

「放心，若這些翡翠真的好，改天本侯會再喚妳來的。」奚浚遠道。

「多謝侯爺。」鞠清子躬身道。

「浚遠、浚遠——」忽然屋外傳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。

一個婢女打起簾子通報道：「老太爺回來了。」

「是我父親。」奚浚遠對鞠清子道：「妳先在這裏等一等，父親大概有事找我。」奚浚遠的父親？她聽說過，雖然兒子封了侯，但奚老太爺仍只是禮部尚書，所以在這府裏的地位尷尬得很。妻子是皇后娘娘的表姊，本就高他一等，如今兒子有了爵位，也凌駕在他之上，感覺有點可憐呢。

鞠清子心下好奇，悄悄走到窗邊，從窗縫兒往外望去，看見院中站著一個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。

奚浚遠大概像他的母親，長得清俊絕美，然而他的父親實在有些不出眾，一臉老實相。

呵，棒子男，鞠清子在心裏道。

像她在現代見過的許多宅男一樣，奚老太爺就給她這樣的感覺，想來奚浚遠的母親是一個「雞女」吧？

如果一個男人是雞，即長得帥、嘴巴甜、會撩妹，那麼他的女人基本是老虎，既有錢又強勢的女人。

如果一個男人是老虎，即霸道總裁類型的，生活重心全在事業上，那麼他的女人基本是棒子，也就是賢妻良母，即使他有多偶傾向，她也不會離婚。

如果一個男人是棒子，即老實專一類型的，那他的女人基本是雞，也就是在相貌上會優於老公，在家裏都是老婆說了算，老公的錢全交給她，老婆也比老公能言善道。

「你母親幾時回來？」奚老太爺問道。

「父親放心，過兩日兒子就去接她。」奚浚遠答道。

「她生辰就快到了，總不至於……」奚老太爺似乎憋著一口悶氣，卻又不好發作，只在言語間略微激昂地道：「總不至於不在家裏過吧？」

「母親再怎麼樣，心裏應該有分寸的。」奚浚遠道：「兒子一定把她接回來，不讓母親再胡鬧了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奚老太爺眉頭緊蹙，似在思忖著什麼，過了好一陣子，又重複道：

「總之，叫她一定回來，別丟了咱們奚家的顏面。」

看樣子，奚老太爺與延國夫人是吵架了？延國夫人似乎是為此故意避到外面去的，也不知發生了什麼……鞠清子有些想不通，按理，棒子男都會對雞女百依百順，夫妻間斷不會產生太大的嫌隙，這家人究竟怎麼一回事？

難道她判斷錯了？奚老太爺並非棒子男？

鞠清子決定把這件事好好打聽清楚，就算沒受高蘭郡主所托，心中巨大的好奇也驅使她弄清楚。

好奇心啊，真能害死貓。